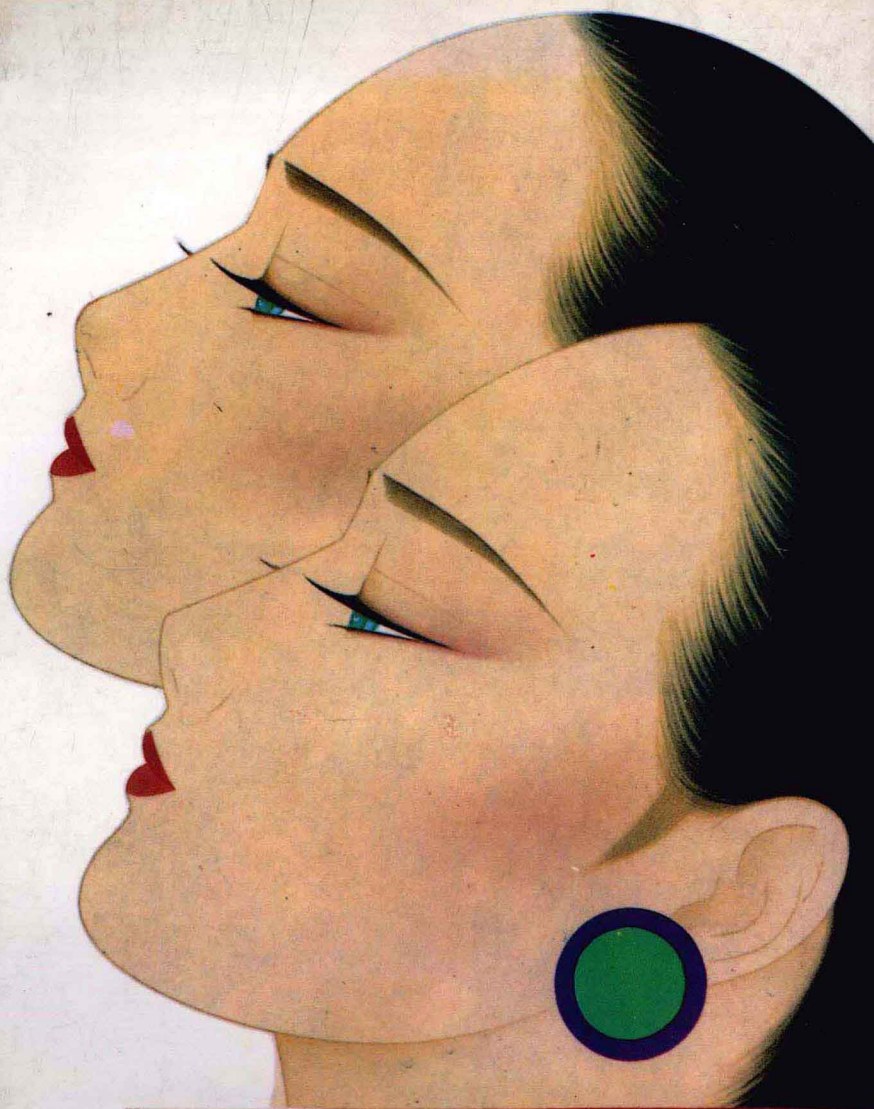




太太

张廷竹自选小说集

责任编辑：沈克尼
封面设计：邢士元
版式设计：杨 力
责任校对：赵士其

太 太

—张廷竹自选小说集

*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280 千 插页 2

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227—01421—5/I·418

定 价：12.00 元

目录

冷 海.....	1
走出天目山	97
太 太.....	176
红颜轶事.....	262
不流眼泪.....	320

冷海

1

十二年前那个冬日的黄昏，我被隔离审查，关押在黑色运河堤岸上一幢黄色办公楼的一间小屋里。凝望着被木制的船桨和铁铸的螺旋桨所划破的水面，我的心也在破碎。我的妻子抱着出世才两个月的孩子前来探监刚刚离去，留给我一个怎么也叫人无法相信的噩耗，一份讣告。伙伴们在讣告上依然如在集体户时那样称呼我为小黄。这是我当年患黄疸肝炎时春生给我取的绰号，如今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是有点儿黑色幽默。为这种亲切的黑色幽默所激动的我因此更加悲愤而难以自控了，我猛烈地摇晃铁窗。正在保卫科里打扑克的两个看守气势汹汹地奔出来，其中一位鼻尖上贴着两张白纸条。“你发疯了？”看守说话时那纸条咝咝的响。“放我出去，我的兄弟死了！”我说。看守闻之愕然。他们转身喊来

了革命委员会主任骆拐儿。骆拐儿朝我上上下下打量，他看看我的紧攥住铁窗栅栏的双手，又看看我的脸孔，看到我的燃烧着绿色火苗的一双狼眼睛。他打了一个寒战，抖抖地点燃一根纸烟。他说：“你有什么兄弟？别他妈装疯卖傻。”

天色混沌，幽魂飘荡的层云在古运河上空旋转变幻，帆叶在夜幕中变成灰色，大地笼罩无际的沉寂。我跪下了，遥望春生远去的天际，感到头脑昏沉心脏窒息，呼吸不能顺畅，感到了那泪水使我的目光又一次迷失在黑暗的苍穹里。春生啊，我的好兄弟，你还那样地年轻，如何便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生活就这样无情地拧断了我与春生之间的最后一节锁链。从此，我同他阳世阴世相隔不能再做促膝谈。一个月后我被释放回家“听候处理”。风高月黑夜我悄然一身跃进毛主席曾经亲临检查过卫生的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巷。我穿过小营巷到了大王庙巷，走进春生与他大哥同住的那间低矮平房。我看到一只纸扎的小小花圈。墙上挂着他的带黑框框的遗像。他的胖胖的圆脸庞上笑容憨厚。一杯经年的很苦很苦的苦酒的气味弥散在小屋的空间。我觉得，那是三门湾边松岙水库酿下的苦酒。我无语凝噎。

曾经有好几位插兄插姐要我去找春生的对象谈一谈，我却走到了那姑娘卖水果的店堂门前又走回来。我晓得这是一场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谈判，也许它纯属我的伙伴们荒唐的臆想。春生是在他俩即将举行婚礼的半个月前去世的，因此哥儿姐儿们认为很可能有一颗种籽已经落在那姑娘的腹腔里生根发芽。他们要我动用三寸不烂之舌，去打动她的心，将这颗种籽保留下来，将来成为我们共同的孩子。

我记得姑娘的水果店就在人民电影院对面。她的那张充满学生气的瓜子脸白得瘆人。春生的大哥讲：春生是在刷完了新做

家具的最后一道油漆后才去陪姑娘看电影的，看完了电影后又送她回家。他回家躺在床上十分钟后便呼哧呼哧的喘气，双手抓着胸口像是高山上找不到氧气瓶的精疲力尽的运动员。医院就在大王庙巷巷口，但送到急诊室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心肌梗塞。疲劳过度。我站在人民电影院的台阶上凝视着姑娘怔忡发呆。这姑娘恐怕是太年轻了一些，不晓得一个三十岁的回城知青的艰难吧？我听说她是一个双职工家庭的独生女儿，虽然谈不上富甲一方，父母却也爱之如掌上明珠。春生能够得到她的青睐自然是又幸福又自卑，唯一的报答就是热爱劳动了。白天，他在火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做临时工，漆墙漆门窗漆柜台漆大橱，磨砂皮调油泥忙得大汗淋漓；晚上，他在姑娘家里给未来的丈人丈母做小厮，挑水劈柴垒鸡窝修脚盆也忙得不亦乐乎。他陪着姑娘上班下班，看电影吃夜宵还陪着她数电线杆子拖着沉甸甸的双腿拉练。——他一天能睡上几个钟头？他为了筹备一套家具几桌喜筵每天吃几两干饭几碗阳春面？姑娘恐怕也不晓得吧。只有他的大哥晓得，我晓得。

追认陈春生同志为正式工人。邮电局的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如此宣布。我听我的插兄插姐们说起这事儿时又想大哭又想大笑。但我明白，应该说邮电局的领导们是善解人意，具有恻隐之心的。他们的宣告似一阕清婉凄切的安慰辞，很贴切地令死者瞑目令生者展眉了。——“我要是能转为正式工人就好了。”这确确实实是春生返城后经常跟我们说起的心愿。因为它意味着一只铁饭碗，一种社会保障啊。多少年了，我们总是盼望着能够无忧无虑生存的一天？我想起了我去船厂报到那天，春生陪着我沿着积雪的古运河堤走的那好长一段路。看着春生既为我高兴又为自己伤心的复杂表情，我无话可说。好半晌，才拍拍他的肩膀

说，放心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春生。”

“别安慰我，你走吧，我不送了。”

“前年你搞病退，每次去医院检查都吃麻黄素，心跳快得让医生目瞪口呆。我说这样做会留下后遗症的，你不听。”

“你走吧，我不送了。”

“那时你一心想回来，命都顾不上了。我说我替你去检查吧，我有高血压，患过肝炎，你又怕露馅儿。现在要找工作了，你的心脏却真的出毛病了。”

“没啥了不起的毛病，我在邮电局好好干，有招工指标的时候，会优先照顾我的。”

“这次船厂招工体检，我吃了一瓶复降，又托人给医生送去两瓶酒两条烟，才算通过了。听说分配我去锻工间学打铁，我也不敢说我有病了。”

“三门湾边那样的牛马日子都过来了，还怕什么呢？打铁就打铁吧，卖力气干，将来会叫你去学钳工、电工的。”

“轮到你招工体检时，叫孝仔替你去医院，他没病。”

我记得一艘摆渡船摇过来了，我跳上船去挥手跟他告别。灰色的波浪和喧哗的涛声使我的眼球蒙上一层湿漉漉的迷雾。我看到他转过身，把手蒙住了面颊。我猜想他正在哭泣。梦幻般地徘徊于水果店门前时我又听到了这种哭泣。夜来了，阴沉的天空下，整个城市缩成了一团。水果店里亮起了日光灯，灯下的姑娘简直成为一具石膏模型。我终于走过去了，走到姑娘跟前。

姑娘抬起头来。

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她那张惶惑的脸。我记得她的脸上飞起了两朵红云，五官挤成一团。我相信她肯定在两秒

钟内就认出了我，虽然我不曾跟她见过面。

姑娘见到过我的照片也听春生讲过遥远的三门湾的故事，那些故事很动人又凄凉又美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说他们叫你小黄对吗？其实你不姓黄你姓张插队那年你才十四岁。你是小学毕业没能进中学所以下了乡的。到达长街车站时你脖子上还挂着一条红领巾。一个月满中秋的夜晚，你和春生，还有倪孝仔赵玉龙高维庆在村外的小河边喝得醉醺醺地盟誓结为弟兄。大哥是高维庆。你们叫他高牛鬼。你们高举起拳头发誓大哥的话就是命令。后来你们就和他一起去建设胡陈港水库。据说那是一个很壮观很浩荡的泽国，我俩曾经打算去那里度蜜月的。

我鸡啄米一般地点着头，忘记了我来到这爿水果店的神圣使命。更不好意思向这位好姑娘追问他们庄严的隐私了。水果店该关门了，我帮着姑娘和两位老太太上排门。上好了排门又关了灯的时候，我也只能轻声细语地告诉姑娘我是代表弟兄们来向她表示感谢的。感谢她给春生带来了女性的温存和体贴，感谢她使一个孤儿在离开人世前的半年里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爱情与生活，感谢她以未婚妻的身份出席了追悼会并且表示将所有刚打好漆好的家具都奉还给春生的大哥，让他可以用来娶一个嫂子。为了你的慷慨善良温存诚恳，我向你深深地鞠躬。我说。

城市的大街小巷于是变得模糊又柔软，月光从浓黑的云块边缘渗出来，照耀着我送姑娘回家的蹒跚步履。黑魆魆的小巷里路灯昏暗，每一块石板上都有着他们依偎走过的足迹。姑娘说高维庆赵玉龙倪孝仔我都见到了，维庆和玉龙依然在宁海工作，孝仔已经回到杭州。办理春生的丧事时全靠他们在场，一切都有条不紊。还有李爱莲黄梅英，都是叫人忘不了的好大姐。他们布置

灵堂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哭得好伤心好伤心。姑娘说，真想不到你们都有这般情义，你们似乎比一母同胞还有感情呢。

我闻之百感交集。

于是我告别了她。确实，我就这样告别了她。既没有问她身体内是否有一颗春生的种籽在发芽，也没有假仁假义地安慰她问她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解决的问题。我们能帮她什么忙呢？她的道路还很长很长，一个梦境结束了，新的梦境会向她招手。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再提醒她不幸的往事了。对于我们，春生是刻骨铭心的人生旅途的同道者，而她毕竟不可能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烙印和感受啊。

我记得我把这种想法告诉弟兄们时，他们都默然了。我记得那是新春佳节，春生过“七·七”的下午。我们在他大哥的屋前院子里搭了一个“望乡台”。一张方桌上放了一张椅子，椅子上竖起一把周围糊红纸的油布雨伞。维庆和玉龙以及黄梅英都回宁海去了，只有我和倪孝仔李爱莲在那里烧纸钱点蜡烛。春生的大哥呆滞滞地看着我们向遗像鞠躬，神情憔悴而灰暗。

孝仔说：王真理呢，他妈的这小子跑到哪里去了？！

李爱莲说小黄你去银洞桥菜场看看。

我跨上一辆叮当乱响的破脚踏车直奔银洞桥菜场，一边骑一边担忧着老王的家事。王真理是青珠山大队第一个获准回杭州的知青。他有一双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的父母，还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弟弟。我曾经不知多少次地被他叫去，拿一根绳子绑他的弟弟去古荡精神病医院。刚过而立之年的银洞桥菜场营业员王真理同志，被父母和弟弟这三座大山压弯了腰。他的瘦脸上布满了细碎的纹络，额前的头发日渐稀疏；他的两只脚是外八字型，每天疲于奔命地跑来跑去像只被屠夫追赶不停的鸭子。他之

所以下乡插队完全是命运的恶作剧。一九六四年，他作为杭一中的高材生被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过五关斩六将地到达黑龙江了，却因为那双外八字的脚不符合陆军操典规程而又打道回府。他回到杭州时别的同学都已接到了其他院校的入学通知书，于是他变成“社会青年”。他是共青团员，街道动员他带头学习侯隽邢燕子，他便毅然跟我们成为一伙。那时候他的弟弟精神还很正常，所以他也没有深刻地感受到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

“请问王真理在吗？”我问一位营业员姑娘。

姑娘反问我：“你是经贸厅的吗，来找日本翻译？”

我神志不清地摇摇头。

几个姑娘围住了我，七嘴八舌地说：“王真理考试去了，这一回不考美国话，考日本话啦。他这回真的要当汉奸啦！”

我直愣愣地瞧着她们，半天都反应不过来。一万种思绪和猜测掠过我的脑际，使我的表情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千变万化。王真理会说几句日本话德国话英国话我是知道的，王真理会打太极拳少林拳练过鹤翔桩我也知道。但他去考什么试呢？我呆呆地说一句，“他究竟怎么样啦？”

“考外贸公司去啦！”先前答话的那位姑娘终于告诉我说。

我愕然，随之，全身掠过一阵兴奋的痉挛。

我跨上脚踏车回去了，感觉到黄昏的宝石山上正一遍又一遍地升起太阳。一进门，我就冲着那个望乡台说一句：“春生，你保佑老王高中状元！”

孝仔和爱莲都愕然地瞧着我，纸钱在半空里随风起舞，蜡烛的火光在飘摇，我仰望望乡台上那把椅子，似乎看到春生从袅袅升起的烟云里下来了，坐在了油布雨伞下面。他朝我微笑着。于是我也笑了。笑得喉咙里发出了一阵阵悲痛的呼号，一步一步向

后退去，泪水顺着我的笑脸扑簌簌地流个不停了。

我告诉孝仔爱莲我有一种预感，一九七九年的春天非比往年，王真理去考外贸将会说明即将发生的一些转折，这种转折很可能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浓得化不开的云正在悠悠地荡漾开去。我看到一艘小舢板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沉浮，那是我跟春生一起乘坐的小船，在静谧的黄昏一次次冲向三门湾。我俩在插队期间，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在海边的水利工地上度过的，这也是许多知青共有的经历。我们那时多么年轻啊，眺望横无际际的渺茫时，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常常萦绕着我们，使我们一次次体会到弱者的悲哀，内心也燃起一股股自强不息的火焰——从弱者到强者，事实上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2

事情可以追溯到春生十七岁我十五岁那年，冯老西挎着木壳枪叫我去开会。贫下中农都是每个星期二、四、六晚上开会的，那天却是星期五。但是我那时确实什么也不懂，叫我去我就去了。走进会场后我才感到气氛不大对头，坐在小矮凳上面的大多是蒋家祠堂的人。青珠山大队分四个片，冯家杨家王家蒋家。冯杨两家出书记主任会计出民兵大队长。王家多的是贫下中农。蒋家就麻烦了，跟奉化溪口的老蒋同一个宗谱，顶不济的也算中农。冯老西说：“开会了，都给我老老实实坐好，不许乱说乱动。”众人就一齐儿坐好了。冯老西又说：“今年的义务工是修水利，每人自带干粮做两个月。”我愕然地抬起了头。我看看前后左右弯腰曲背人模鬼样的地富反坏份子，突然感到手脚发冷血压升高。

“我也要做吗？”我怯生生地问。冯老西瞪我一眼，嘴上的新安江香烟跳跃了一下红光，他说：“做，一个你一个高维庆，第一批参加义务工队伍！”

在我的印象中，插队青珠山八年，冯老西从来没有跟我跟维庆有过半个笑脸。按如今的说法，冯老西确实是个很“正统”的人，那个年代造就了他固执的生活信念和意志。离开三门湾十八年了，去年秋天我旧地重游。良田上盖起了幢幢新楼，唯有冯老西依然住在寂寥无声的旧村舍里。许多乡干部村干部乃至村民们都叼起了良友红双喜，冯老西却抽着纸卷的喇叭烟。我的学生杨贺民告诉我，这些年改革开放，地富反坏都摘了帽子，于是冯老西失业。他几十年来不种地不做生意不学手艺，几十年来只会训话捆人带着民兵们操练，叫他拿什么盖新房抽良友呢？他的晚景很凄凉。

那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却不是这样想的。我痛苦地屈服于冯老西威严的目光之下。鲜血从我的心底迸溅出来，说不尽的冤屈散布在我脸上的每一根经络里。在一种沉甸甸的氛围里，我如同溺水的小狗儿一般孤独而颤抖。我遍觅高维庆却不见他的踪影。几个月前我晓得他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狗崽子。他的父亲是个当过共产党又投降了国民党的大学教授，他的祖父是个破落地主。他曾经是全国中学生象棋围棋比赛的冠军，数理化成绩考过全省第一名。他跟我一样在轰轰烈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声中失去了升学的资格，来到青珠山大队修地球。冯老西说：“我问你，你们下乡是不是来接受改造的？”我抖了抖。冯老西又说：“来改造就要接受监督，做义务工是必要的改造措施。”我就羞愧万分地低下了头，不敢再吭一声。于是冯老西不再理睬我了。他命令一个姓蒋名善洪的小伙子站起来，走到会场中央去接

受批判。我因此而更加的目瞪口呆。蒋善洪是个刚从部队复员的班长，共青团员。但是冯老西说他太不老实妄图翻天。原来当兵那年青珠山只有他一个适龄青年，为了完成征兵任务大队支书将他的出身由富农改成了中农，现在他回来了又要恢复富农子弟的待遇，他不服，于是冯老西不得不对他采取了专政的手段。

而今想来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彼时却是那样的严肃和庄重。身穿黄色士兵服的小伙子不屈不挠地争辩着，掏出一枚三等功奖章以说明他是为保卫国家流过血汗的自己人，如此将他打入另册是不公正的。但是冯老西不理睬他，也没有人出来替他说情。当他激动万状声泪俱下的时候，脸色铁青的冯老西挥了挥手，两个民兵立刻将麻绳扔过来了，将他捆绑起来。于是我木然地闭上了眼睛。我觉得命运残酷地打破了我脱离家庭选择新人生的所有幻想。贫下中农们正在直勾勾地盯视着我这个狗崽子，他们的眼睛里凝聚着几千年对公子少爷的仇视感焦躁感和急迫感。他们怎么晓得我的祖上也是贫下中农呢，怎么晓得我父亲当年吃粮当兵投奔孙中山也是为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为了民生民国民权？他们为何不想想我从小就是寡母孤儿相依为命的不曾吃过一口剥削饭？！二十五年过去了，我想起当时的感觉依然不寒而栗：前不见故人后不见来者的陈子昂也没有我的悲凉。

这时，忽然有站哨的民兵拉响了枪栓，大声吆喝“什么人，站住！”接着便听到踢沓踢沓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似乎有一支队伍开过来了，手电筒的光束直射会场。我记得会场立时乱起来。有人将蒋善洪扶了起来，仿佛惊醒似的，急急忙忙地去解开他身上的绳索。还有人将他的三等功奖章拣了起来，大声地叹息着，掉下一连串同情的泪珠。冯老西从桌后走了过来，强作镇静

地向门口走去。冯老西说：“怕什么，莫非老蒋还敢反攻大陆不成？”慌里慌张的哨兵却跑进来了，啪的一个立正：“报告，一大批杭州人闯进来了。”“坚决赶出去。”冯老西拔出了木壳枪，众人呆若木鸡。

我看到所有的民兵都端起了三八式老套筒步枪，好几个人手都抖得树叶似的，怎么也拉不开步枪的枪栓。我终于清醒过来。我跳起来，奔到了门口。我想发表一番呼吁，请求我的伙伴切勿轻举妄动。但是，我的腿软了。站在最前面的竟是高维庆陈春生。维庆的脸色是很平静的，平静得仿佛一切与己无关。他的胸膛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他那精瘦顾长的身子却稳稳地站着似一棵杨树。“我们来接你回去。”他说，声音不高也不低，却叫众人的脸刹时间黑了，又白了，白里透红。未待冯老西发作，春生又说一句：“愚蠢，叫你当四类分子你就当了！”

冯老西说：“你们想造反？！”

众人无言。

一个老头儿驼着背从我的伙伴们身后站出来，这是一个职位很低却资格很老的老头儿。二十五年来，我常常想起他，如果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不曾遇见这样一位老人，很难想像我今天会变成怎样一个人。我相信青珠山大队的知青们都有着与我同样的感受，在受尽了屈辱扭曲了自己低头弯腰的漫长的日子里我们之所以还抱着一线生存的希望之光，无疑与这个老人有着极大的关系。老人姓刘名家贵，安徽金寨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一九六四年年底出任浙江省宁海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主任，行政十六级的正科干部。这一切，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来到我们集体户。

那天晚上高维庆同我一样接到了开会的通知，那天晚上维庆感到这个通知很蹊跷就去打听了所有的知青，知道他们全没有被通知开会，于是明白了我与他面临的险恶。为了对付这种险恶他将所有的颜色不够鲜红的知青召集拢来，告诉我们唇亡齿寒的道理。那天晚上他们敲开了供销社的门，给县委和公社党委打电话，要求对下乡青年的政策作出符合中央精神的解释。刘家贵同志那天正好到达长街公社。接到这个电话，刘家贵带着安置办的秘书干事兼通讯员老何立刻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青珠山。那天晚上还发生了许多的事情，每一件叫人听来都触目惊心：我的哥儿们姐儿们都准备了棍棒扛起了锄头铁锹，刘家贵推开门倒吸一口冷气。他看到这帮本来就是走投无路才来到此地的少男少女们脸上凝聚着生死与共的决心，一股鱼死网破的精神。他喝令他们放下武器进行谈判，他们理都不理。他火了，脱下了被夜露浸湿的外衣露出弹痕枪疤累累的十三根肋骨。他拍着这三根肋骨吭吃吭吃地咳嗽着说，他保证把姓张的少年叫回来，从此不准任何人将知青做四类分子对待。说完了这话他就一甩手直奔会场，伙伴们这才将武器扔了一起赶来营救本人。

当刘家贵老头儿走出来时冯老西就矮了下去。他每走一步他就矮下去一寸，走到跟前时冯老西已经变成了一截矮敦敦的树桩子。我们不认识这个老红军冯老西认识他，去县城开会时他总是坐在台上他站在台下的。当刘家贵狠狠地瞪着他时，冯老西的脸色变成了泥土的颜色。我回到伙伴们中间。我们屏神敛息，注视着一个结局。刘家贵瞧着农民们粘着稻草的蓬乱的头发，眼眶很红的眼睛，瞧着民兵大队长由疲乏、忠诚、污垢和信念所组成的整个形体，嗓音变得沙哑了。

“冯老西同志，”老红军说。

“到。”冯老西脚后跟一碰，把右手放到破军帽的帽舌上去。
“请首长指示。”

“不许把知青当成专政对象，懂吗，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政策。”

我哭了。那时候我才十五岁。十六岁以后我就不会因了这种遭遇而哭了。十六岁以后全中国都发生了昏天黑地的变化，生死浮沉雨打漂萍使我学会了冷山冷海的笑。

我记得冯老西带着一种很不情愿的态度服从了红军首长的命令，他没有争辩也没有低首，默默地走回了会场。在跨进门槛时他回首冷冷地一瞥，这一瞥使我打了一个寒噤。我发现那眼光不是落在刘家贵身上也不是落在春生和我的身上，而是落在维庆的脸上。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事情决不会到此结束。显然，冯老西的猜测是很准确的，他充分地意识到了谁是最阴险毒辣的阶级敌人。后来的故事发展完全证明着我的预料，不论发生何种事端，高维庆都成为青珠山首当其冲的“隐藏得很深很深的一颗定时炸弹”，为了把它充分地挖掘出来公诸于众冯老西与之斗争达二十年之久。他们俩算是鏖上了，不到彻底摊牌的时机决不发生正面冲突。

集体户里点起了一盏美孚灯，长征老红军刘家贵和何秘书跟我们促膝谈心。何秘书是河南洛阳市人，曾在空军总部当过中尉军官。何秘书究竟为何从北京贬到了这个浙东小县来当个芝麻绿豆官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谜，据说可能也跟家庭出身有一点牵连。这是一个极其和蔼诚恳的中年人，话不多，满怀对我们的同情。油灯下他倾听我对蒋善洪遭受捆打的叙述，我看到他痛苦地眯缝起了双眼，几条过早出现的深深的皱纹从嘴角一直牵进鬓发深处。我觉得就是在这瞬间，铸成了我们的这位父母

官几十年的形象。十五年后我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里就有他的四分之一篇幅。他背着一只挎包和一只手电筒走遍了每一个知青点。当刘家贵再也走不动了时，宁海县安置办公室实际上就设在他那只打过几块补钉的军用挎包里了。

刘家贵无疑是一个饱经风霜参透玄机的老人。从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到南下解放全中国他立下过无数的汗马功劳。当然也可能有过许多的失误。否则他不会担任如此卑微的职务。他的脸是古铜色的，面目清癯，全身的线条简洁，颇有神韵。在这个夜晚，他的话使我们翻过一页页历史的画面，找到认识世界的哲理。他说生活就像一盘棋么，被人吃了不必痛不欲生，吃了别人也不必得意忘形，输与赢都是暂时的。他说只要有耐心把这盘棋一步步地走下去，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局。渴望强壮的人必然要经受锤炼。时代需要有志者付出代价。他认为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是极好的锻炼机会，大海能够使发育不全的胴体变得宽阔起来，健壮起来。

于是，在零下五度的那个早晨我们终于出发，去参加松岙水库的建设。这是一个从一九五三年就开始动工的水利工程，靠近象山港的石浦小镇。一座悬崖峭壁像人类原始的图腾，神情冷漠地屹立在海岸边。一年年开凿取石的山洞陡立，聚满碧清的沁人肺腑的雨水。古老的炮台伴随着松涛和海浪低沉的呜咽，如一曲苍凉的歌在抚慰我们与大自然共存的灵魂。我们混编在做义务工的队伍里，分成十几个小组，但我们享受六分工一天，还有半斤米的补贴。我觉得，我跟春生的兄弟之情就是在松岙水库牢固地建立起来的。

每天天蒙蒙亮我们就起来了，赶到工地上去吃早饭，一屋子